

国家文物局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发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距今5800年至距今38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相比，对古国时代文明内涵的认识更加深化。

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距今5800年至5200年前后，以西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第二阶段为距今5200年至4300年前后，社会分化进一步凸显，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加强；第三阶段为距今4300年至3800年前后，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

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多学科协同研究不断推向深入。针对山西兴县碧村遗址的白灰地面开展了测年方法研究，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以及稳定同位素分析、古DNA分析的协同研究显示，距今7000年以来生业经济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手工业方面的研究发现，大约在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发生了质变。

李群表示，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的许多工作还在进行之中。未来国家文物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推进、深化探源工程。

（据新华社）

只有“梁园雪”

——品读清代袁江画作《梁园飞雪图》

□ 丁玉琳



《梁园飞雪图》

时令已至大雪，夜半未眠，有风敲窗，寒意袭来。近期构思作品，思虑纠缠，我披衣起身，翻阅书架上的一本杂志，想起了这份杂志创刊号封面选用的是清代画家袁江的《梁园飞雪图》。偌大的园林，俯瞰一角，巍峨的宫殿、曲折的长廊、茂密的竹林、空濛的远山，层次分明，错落有致；亭台楼阁、古树翠竹、奇石异草、飞檐斗拱，妙合准绳；繁密的斗拱、玲珑的窗格，描画入微；宾客往来，落雪寂静，一番廓然而又不失雅致的意境……

近些年，随着我对中国画更深的了解，描绘梁园的这幅《梁园飞雪图》便成了我文学写作中的一颗“朱砂痣”，我时常把购来的图片放大，看了又看，揣测作者何其人，想象他在300多年前的庚子六月如何下起的这场“梁园飞雪”。

一、袁江和他的神遇老师们

袁江与梁园历史上的文化名人相比较，有两点不同：一是他用绘画的形式呈现梁园，比起璀璨的梁园文学星空，以梁园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显得尤为稀奇珍贵；二是没有资料记载他来过梁园，按常规，梁园历史上的非本土文化名人，十有八九都是在此或客居、或为官、或路过，从而为历代的梁园摹状、抒怀。

既如此，他又如何创作《梁园飞雪图》的？那构筑精致的梁园雪景是如何栩栩呈现于画端的？说这点之前，我们先说说袁江和他神遇的老教师们。

袁江，字文涛，号岫泉，江苏扬州人，中国绘画史上比较著名的宫廷画家，长于山水楼阁，在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负有盛名。

袁江早年以学习临摹古画为主，尤其得益于宋画。书画行笔，自有出处。鉴赏袁江的几幅大作，如《汉宫秋月图》《骊山避暑图》，当然还有《梁园飞雪图》，便能略见他那几位神遇老师们的笔法痕迹。

第一位是仇英，明代绘画大师，人物、山水、走兽、界画，样样精通。明清之际，他是青绿山水间兀自独立的巅峰。袁江早年从师于他，影响颇深。人说看懂了一半仇英，也就看懂了一半袁江，不过，仇英的代表作是汉宫图，他很少画雪图，但是在袁江的《梁园飞雪图》中，依然都能捕捉到仇英的风雅。

第二位是郭忠恕，北宋的界画大师，他的画作中有雪图，雍正年间，袁江曾入宫廷画院任职，据说，是这个时候见到的郭忠恕著名的《雪霁江行图》。除此之外，他还观临多幅郭忠恕的著作。袁江师承郭忠恕，学习界画，由此步入界画的殿堂。

第三位是赵伯驹，南宋宫廷画家，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其祖父为北宋宫廷画师赵令穰，偶画雪图。赵伯驹和赵令穰都画汉宫图，前者更厉害些。学画汉宫图，这事萦绕着袁江的前半生，初学仇英，后学赵伯驹。

第四位是无名氏，奇巧之人。清代张庚《国朝画徵录》有记载：“中年得无名氏临古人画稿，遂大进。”这事听起来有些玄乎，但是，事实上，袁江真的偶得了这么一幅无名氏临摹古代的画稿，自此画技突飞猛进。也正是这位无名氏的神来之作，把袁江领进了恢宏壮观、粉妆玉砌的梁园。

二、“打架”的界画和文人画

《梁园飞雪图》属界画画种，什么是界画？在以文人画为主流的明清画坛上，袁江的山水楼阁界画如何能独树一帜？

界画是中国画的一种，古时并列于山水、人物等，作为绘画史上的一朵“奇葩”，已经在绘画发展的进程中凋落，近乎失传，所以，对界画，我们听起来相对陌生。

界画之所以得名“界画”，是因为绘画工具以界笔直尺为主，对画面中的建筑物精细构图，其他景物用工笔技法配合。清代徐沁《明画录》是这样解释界画的：“画宫室者，胸中先有一卷木经，始堪落笔。昔人谓屋木折算，无亏毫墨，均壮深远空，一点一画，皆有规矩准绳，非若他画，可以草率意会也。”所谓木经，是建筑学上的事，以此看，界画要求精工细作，一丝不苟，绝不可随意发挥，更没法融入个性思维。这与文人画相比，在用笔、设色、构思等方面皆大相径庭。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等，讲究的是笔墨自然，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把诗书画印融于一体，抒怀明志。

界画的历史由来已久，据记载，界画萌芽于秦，秦始皇灭六国，把各国宫殿的图样都画了下来，这算是最早的界画。宋以前，界画被称为“台榭”“台阁”“屋木”“宫观”，到了北宋，界画发展到顶峰时期。因为界画“一点一画，必求绳墨，比他画为难工”，这就很容易造成繁复而单调的效果，很多界画家为了打破这种单调，使其画面气韵生动，就在画中穿插垂柳、古树、松柏，远处淡染空濛远山，在楼阁的设色方面力求丰富，从而冲破界画用笔的单调。我们熟知的郭熙的《早春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宋徽宗《瑞鹤图》，都堪称界画艺术的千古绝唱。

《明画录》有言：“近人尚喜元笔，目界画者鄙为匠气，此派日就渐灭矣。”到了元明时期，界画技法已非常精熟，但同时也是文人画迅速发展发展的时期，写实的界画因作画需要直尺界笔辅助，被认为“匠气”过重，遭到文人画排挤，画家急剧减少，出现衰败迹象，日益沉寂。在这样的环境下，清初时期的袁江又是如何做到异军突起，再次让界画立足画坛？

功成者自有其道。暂走出画面，择一处思想的高地，浅浅分析一下。

一是从袁江的绘画成长过程来看，他具有高超界画水准，其作品雄伟诡异，奇石危岸中配以精美台阁，看《梁园飞雪图》，纵深渺远，完全呈现出一种宽银幕效果。这颗星足够亮，星空璀璨，依然看见它闪闪发光。

二是袁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界画过于写实的死穴。回顾界画发展的起起落落，它不是败在自身技法，而是败在文人画“逸笔草草、外形不似”的原则上，界画外在做不到这八个字，但是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做到写实而不实。梁孝王的梁园距离袁江，早已淹没于历史的长河近2000年，某种意义上说，它已不是实物，而袁江借助想象把它呈现在了画端，这就给画面拓宽了思想和情感的空间。而想象亦从来都是浪漫、美好的代名词。这些通过想象所创作的画面，一方面气势恢宏，另一方面又以精准精细的界画技法，使得这些存在于想象的建筑仿若真实存在一般。如此这般，“精准写实”的技法与想象相辅相成，成就界画的再度辉煌。

三是袁江画作的主题牵出数不尽的故国情思，《阿房宫图》《汉宫秋月图》《梁园飞雪图》皆是。后人对先世的辉煌总是怀有不尽的缅怀和畅想，我们用什么方式承载这种情思？文学为一，书画为二。

界画作为特定时代下的艺术形式，它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但是，300多年后的我们依然会赞叹那精工细作下的宫廷楼宇，会被近乎真实的画面和摄人心魄的意境拉进梁孝王与他的雅士们的往事之中。

我在想——有一天，袁江的《梁园飞雪图》会否成为现代数字化科技描绘那段辉煌图景的依据或范本？这应该是极有可能的吧。

三、与袁江共同走进梁园飞雪

1714年，52岁的袁江拈界尺一把，在梁园宫阙间徜徉，不觉六年过去，在1720年，庚子六月，58岁的他描画出梁园飞雪的那一片绝世风景。画上题：“梁园飞雪，庚子徂暑，邗上袁江画。”《诗经》有云：“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徂暑指的是农历六月，也就是说袁江是在300年前的庚子盛暑创作的梁园飞雪图。

梁园是当年梁孝王的皇家园林，又称梁苑、菟园、修竹园、雪苑。《西京杂记》记载：“梁孝王苑中有落猿岩、栖霞岫、雁池、鹤洲、凫岛。诸宫观相连，奇果佳树，瑰禽异兽，靡不毕备。”梁园自西汉建成，经历着历代风雨的洗礼，建筑群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但是所幸的是，在梁园最璀璨夺目的时候，枚乘写有《梁王菟园赋》，将梁园宫阙的奇特美景和梁王门下文人雅集的热闹场面描绘得极为细致生动。那满园的绿竹，夹护着水池，自成曲径通幽之美，营造了清幽的境界，池水映翠竹，清澈而不见其底，倒影斑斑，竹水一色；仰观西山，岩石巍巍耸立，连绵不断。两篇菟园赋，为袁江关于梁园景观的想象提供了足够多的依据，《梁园飞雪图》中的翠竹、宫殿、曲径、古树，每一处都可以在二人的赋作中找到落脚点。

当然，最为奇特的还是梁园的这场雪，若不是雪，也便不是袁江的《梁园飞雪图》，也便不会成为旷世之作。这场雪怎么下？雪景和人物如何互为烘托？袁江是认真读过南朝谢惠连的《雪赋》的。“其为状也，散漫交错，氛氲萧索。蔼蔼浮浮，灏灏弈弈。联翩飞洒，徘徊积积。始缘翬而冒桷，终开帘而入隙。初便娟于墀庑，末萦盈于帷席。”这段雪景的描述是一幅流动的画面：是安静的，亦像是热闹的；是清冷的，亦像是火热的。

除谢惠连之《雪赋》，后世描绘

梁园飞雪的还有罗隐的《后雪赋》：“莹净之姿，轻明之质，风雅交证，方圆间出。”涌来，尽是美雅之词。还有钱棨的《雪赋》、袁江同时代刘榛的《梁园雪赋》，至于说唐宋诸多大文豪们关于梁园雪的诗句更是不胜枚举。

故，袁江的这场梁园飞雪，是从西汉的大赋里飘下，一直飘到了那个清代庚子年的六月。时光飞逝，昔人已去。梁王的梁园如同一场梦，在赋文诗词里踟蹰数千年，那壮丽的宫阙和如烟的往事在袁江的脑海里逐渐幻化成形，他把梁园安置一个飞雪的冬季，选取一个最佳视角。一起看吧——

近有奇石翠竹、宫殿楼宇；俯瞰有镜面池水、迂回长廊，更有雪白屋顶、飞檐瓦楞；远有朦胧殿脊、皓皓素雪，还有绵延出画面的层峦树影；细看，彩饰的建筑、精细的隔窗。画面中的景物，不胜利列，极尽宫苑之壮丽。

自然景物的精妙绝伦，只能一时令人惊艳，触动的是视觉。任何一件艺术品真正能触动人心的一定是它包含的、或它背后的人和事。曾经三百里梁园的壮丽和繁华，绝不仅仅是“宫阙连属”的建筑群，而是盛放着的无数个文人雅士的理想之花，他们在此饮酒赋诗，在此豪情万丈。且看——

殿堂内灯火通明，楼阁内有数十人围坐，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另一宫殿中三位女子动作灵动，笑意盈盈；最远处一宫殿门外有人，似是起身离去作别，又或似进门与有人寒暄招呼；曲折幽长的廊下不时有人往来，有打扫的，有赏雪的，有侍候宾客们的。这一番热闹的场景，让人不禁想象，那些目不能及的殿内一定还有很多事，他们一定也正谈诗论文，抚琴品茗吧。

屋外大雪纷飞，寒气逼人；屋内人声鼎沸，好不热闹。绝妙的烘托，两种极致氛围的冲击，可以让两种景致的表现力翻倍。

我们一起再从绘画技法的角度品读一下吧。构图上，中心是一座巍峨的宫殿，左侧是曲折的长廊，右侧是茂密的树林，还有穿插其间的湖面、远山、奇石、古树，点、线、面结合，高低有致，远近呼应；设色上，白雪覆盖屋顶，淹没瓦楞，全为留白，庭院地面亦是白色，湖面以淡色晕染，斗拱、窗格、纹饰，则是色彩鲜艳，尤其凸显红色，宫殿楼台在周围环境的烘托下更加细致、突出，环境与人物结合完美，有虚有实、层次分明，使得景色开阔旷远；笔法上，宫殿、台阁、回廊等房屋的各个细部全用均匀的直线画出，线条准确细劲，一丝不苟，这是界画所特有，同时还有点染、勾勒、渲染等，这些笔墨的运用，使得雪景、宫殿等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或流畅或粗犷的线条使人物形象甚至情感、性格都表现得栩栩如生。

这就是袁江和他的《梁园飞雪图》，文学家的大赋而作的梁园雪景。清庚子六月徂暑，袁江放下界尺，染了最后一层色。落款，盖章。在一个炽热的夏天，“梁园飞雪”定格在了画面上！

此时，允许我再次延伸我的想象：若轮换时代，枚乘、江淹、谢惠连一定亦可以依此雪图而成“雪赋”吧。无论是雪赋，或是雪图，皆为后世留下一场说不完的幻梦、一篇做不完的文章。

无尽感慨在胸中。一卷风雅万古事，只有“梁园雪”。



要用『一切皆文创』赋能全域旅游融合

本报融媒体记者 侯国胜

前几天和一个来自偏远乡村的手工非遗传承人聊天。他说，他们祖祖辈辈都做一二百年了，都是这个老手艺、老方法，因为传承得好，他们才获批省级非遗。可是，现在他们的产品越来越难卖。

“为什么呢？”我问他。他说：“现在客户越来越追求个性化，都要求不要和别人的重样，可是，我们是老手艺，如果个个不重样，那还能体现非遗特色吗？”他一脸迷茫。我说：“你的烦恼有一定普遍性。”

我曾经和一个做虎头靴的非遗传承人聊营销，当然，她做了一辈子，手艺自不必说，可是，销售不太好。我问她：“虎头靴难道非要绣虎头吗？”她说：“不绣这，咋能叫虎头靴？”我说：“可不可以按十二生肖绣，让龙宝宝、马宝宝、羊宝宝等，按照自己的属相买‘宝宝鞋’‘属相鞋’‘走运鞋’等等，目的不在于穿，而在于以美好寓意吸引家庭收藏，如果这个路子打通，相信，销售数量会上升。”她说，几十年都是这样绣，其他样的绣不成。话说到这，往下就没法谈了。

同样的，我也曾和王贡酒业董事长刘文涛谈过文创的问题。有一次，他刚开发几个新样式，发给我看，我说，发展定制酒，就一定要把企业客户或个人客户的特征精准地设计到酒瓶上，体现独创性。作为商丘酒界元老级人物，刘文涛前些年只坚持做质量，对酒瓶外观设计并不看重。如今，王贡酒已经开始内外兼修，效益走上了上坡路。

举些例子，其实，就为了说明一个意思：万物皆可文创，处处皆可文创，在当下这个“文创时代”，我们的老手艺、老房屋、老物件等皆可用创意赋能，我们所有的非遗均可“新翻杨柳枝”，我们所有的文旅项目均可通过一个接一个的文化创意的实施，产生一波接一波的吸引力，从而延长文旅项目的新鲜度。

“一切皆文创”，猛一听，“一切”两字，大而空，不具体，没抓手，其实，它的重要指引作用，也恰恰就在于此：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任何人、任何物，随时随地，皆可成为文创的主题和对象。譬如，在农村，田地、油菜花、梨园、花生壳、池塘等，皆可成为文旅文创对象，野菜、豆苗、山药等皆可成为餐饮文创对象，不一而足。可以说，当下就是“全民文创时代”，只要敢想、会想，想出来新思路、新样式、新口味等，皆可实施。

把全民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就会形成“文创机遇”。借力“文创机遇”，吸引全产业链融入、布局全链条业态、立足整体性消费，就会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的全域文旅大格局打造，就会让文旅GDP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亮点。

一切皆文旅，要注重激发全民的创新积极性，文旅赋能一切，就要注重从智慧科技方面发力，要从政府层面加快推进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文创、智慧文旅，要推动文化内容资产化，推动数字文创的确权流转，并降本增效赋能文旅景区、IP品牌传播。

当然，我们还要尽可能紧盯国家产业布局，力所能及地在元宇宙、区块链、数字文旅等方面下功夫，为文旅文创产业不断蝶变升级注入新动能。

陈进：老树春深更著花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张壮伟 通讯员 王高峰

江苏省丰县书法家张道端在网上点评说，陈进创办的“学论语，书名句”微信公众号非常好。其一，书法以汉隶为根基，以石门颂为标杆，帖味实足，没有一笔漂浮，让人读了之后，心中既踏实，又舒服，受益满满，让人有一种获得感。其二，八十多岁的老者，写到这种地步，不是常人所为，既秉承传统，又大胆出新，敢为善为。

《夏邑县志》原主编闫明合说起“学论语·书名言”十分感慨。他说，陈进雄心不减，老当益壮。他将《论语》原文写成书法作品展现出来，图文并茂，创造了学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形式。过去对一些经典名言似懂非懂，这下彻底明白了。同时也欣赏了书法艺术，寓学于乐，赏心悦目，对我们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很好的启发、引领和指导作用。此公众号创办以

来，我每期必学，并记下心得体会。通过阅读和学习，深观感之悦目，读之舒心，思之有感，品之有味，深受启发，受益颇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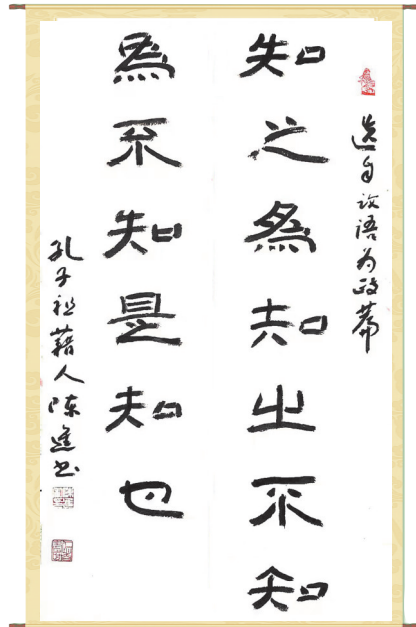
《论语》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其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个方面，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和教育原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论语》在中华五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始终闪耀着不朽的光辉。孔子一生播仁施礼，教化天下，影响广泛而深远，以此被尊为“万世师表”，实至而名归。

正是仰慕孔子的深邃思想和高尚人格，几十年来，陈进为研究和弘扬以孔

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文化而呕心沥血。在“孔子祖籍在夏邑”这一学术定论的形成过程中，陈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参与编辑出版的《孔子祖籍考》学术专著，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陈进凭着他的笔墨功力，以百篇隶书和百篇篆书同时书写《论语》佳句，创作出一幅幅精美的书法艺术作品。陈进先生的这些作品，布局和谐，收放有度，结构严谨，意蕴古朴。一勾一画，如苍松老柏遒劲有力，字里行间，尽显优秀书家风范。如此现代传播方式承载着古老经典，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探索了新的形式，平添了几分趣味。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耄耋之年的陈进，是这千古名句的忠实践行者。陈进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不仅给老年朋友以



陈进书法作品。

有益启示，更给年轻一代以深刻启迪。踔厉奋发，永不停步，有所作为，才是人生该有的样子！